

悬疑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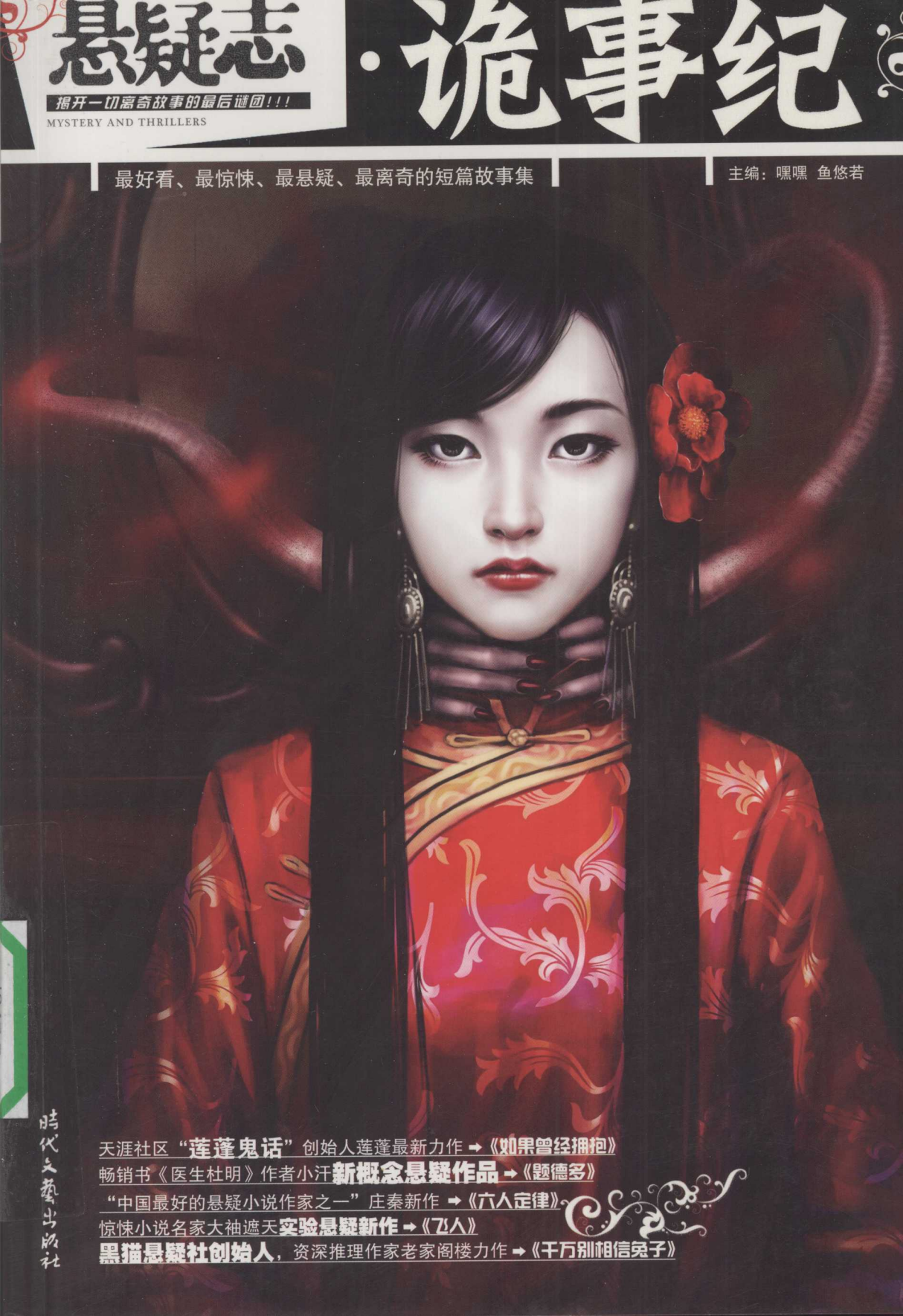
揭开一切离奇故事的最后谜团!!!

MYSTERY AND THRILLERS

诡事纪

最好看、最惊悚、最悬疑、最离奇的短篇故事集

主编：嘿嘿 鱼悠若



天涯社区“莲蓬鬼话”创始人莲蓬最新力作 → 《如果曾经拥抱》
畅销书《医生杜明》作者小汗**新概念悬疑作品** → 《题德多》
“中国最好的悬疑小说作家之一”庄秦新作 → 《六人定律》
惊悚小说名家大袖遮天**实验悬疑新作** → 《卫人》
黑猫悬疑社创始人，资深推理作家老家阁楼力作 → 《千万别相信兔子》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章 (490) 自录 (490)

图章 (490) 自录 (490) 图章 (490) 自录 (490)

图章 (490) 自录 (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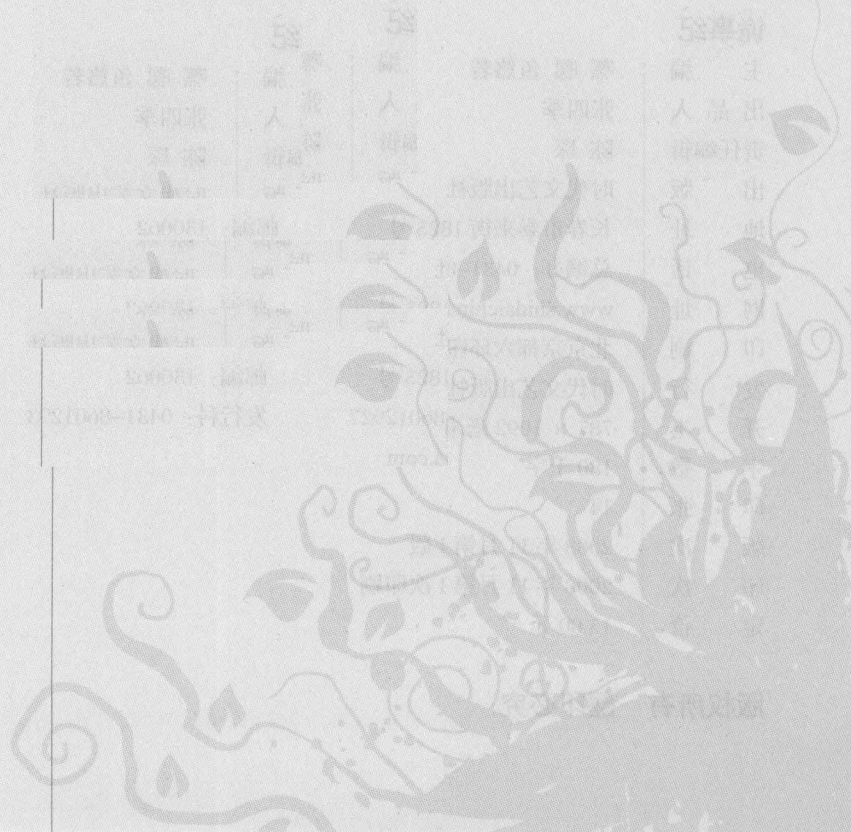
图章 (490) 自录 (490)

图章 (490) 自录 (490)

图章 (490) 自录 (490) 图章 (490) 自录 (490) 图章 (490) 自录 (490)

题记

不扯淡了，这里仅有**离奇**，等着你的**好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诡事纪 / 嘿嘿, 鱼悠若 编.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10

(悬疑志)

ISBN 978-7-5387-2511-7

I. 诡… II. ①嘿…②鱼…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9978 号

诡事纪

主 编	嘿 嘿 鱼悠若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陈 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927	发行科: 0431-86012939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谜小说

- | | |
|---------------|-------|
| 005 如果曾经拥抱 | 文\莲蓬 |
| 026 异现场调查科之刺青 | 文\君天 |
| 049 六人定律 | 文\庄秦 |
| 056 触墓惊心之拈指花 | 文\阿木 |
| 084 死亡爱情书之禁室 | 文\夜先生 |

异故事讲堂

- | | |
|-------------|---------|
| 102 千万别相信兔子 | 文\老家阁楼 |
| 116 青衣魂 | 文\布衣 |
| 128 人棺 | 文\王雨辰 |
| 140 愚人 | 文\怪少、花布 |
| 153 鬼事连篇① | 文\朱琨 |

惊悚漫画空间

- | | |
|--------|----------|
| 169 方瞳 | 绘画\吉安工作室 |
|--------|----------|

异闻录

- | | |
|------------------------|------|
| 177 最不可思议的百慕大群岛失踪者再现之谜 | 文\佚名 |
|------------------------|------|

实验悬疑

- | | |
|---------|--------|
| 182 飞人 | 文\大袖遮天 |
| 193 题德多 | 文\小汗 |

悬疑连续剧

- | | |
|---------------|-------|
| 204 宝珠诡话之人面桃花 | 文\水心沙 |
|---------------|-------|

新书快递

- | |
|-----------|
| 223 刑警奇闻录 |
| 224 最后的欢愉 |

迷小说 MINI READING



张冰 / 文

丁丁 / 文

王若工 / 文

胡戈 / 文

谷岩 / 文

天放 / 文

入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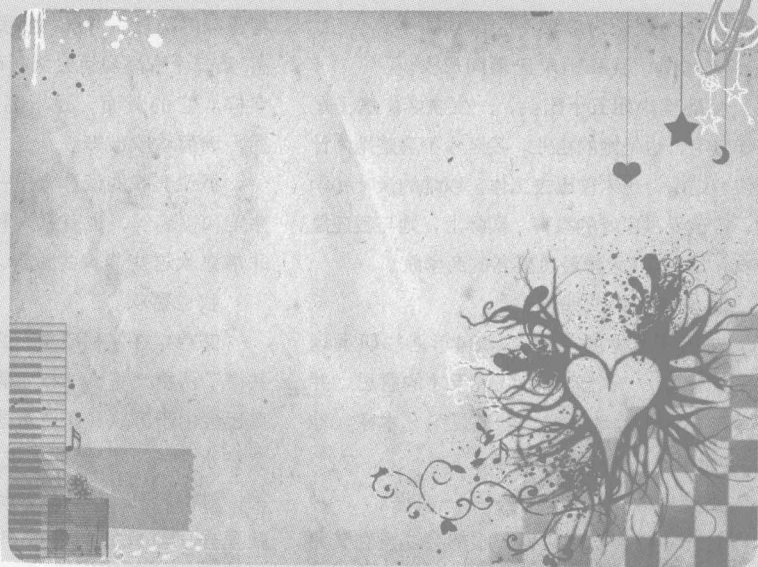
毛小 / 文

某 / 文

小
说

如果曾经拥抱

文\莲蓬



壹 桃瑞丝小姐

2008年8月8日，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我决定在这之前回国，或者，我要在北京成为一名奥运志愿者。

我考虑了很久，最终在我的生日那天告诉了桃瑞丝小姐。这位老小姐惊讶地张大嘴，手中的比萨盘都忘了放下来。桃瑞丝家的习惯，每个房客的生日时，她都会亲手烘焙一张比萨饼送给我们——她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我们都是C国著名的T大学学生，来自世界各地。租住在桃瑞丝的房中。我——倪可欣，英文名Nicole(尼科尔)，来自中国。

“尼科尔，我最亲爱的尼科尔，我的孩子……”她不断地呼唤我的名字，手舞足蹈地喊着，“这是为什么呢？”要不是她手中还拿着烤饼的铁盘，她都要扑上来抚

摸我的脸颊了。我理解她的震惊，我来的时候，上一届雅典奥运会刚刚举行完毕，而如今，新的一届北京奥运会就要马上开始了。我在这里住得最久。所有的人都可以离开，我却是唯一一个她认为应该不会走的。

要知道，我和她早已情同母女。

桃瑞丝小姐五十出头，一生未嫁。房子是多年老宅，也是她的祖业。我至今不清楚她为什么没有结婚，也未曾出去工作。以她的谈吐和学识，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实际上，她与我还是校友，毕业于T大学最负盛名的商学院。

也许是因为艾弗里？

艾弗里是她的弟弟，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游泳冠军，一个天才。我说天才的意思，并不单单指他的运动天赋，他还是个艺术家，他在绘画方面也有很高的天赋。

艾弗里改变了姐姐的一生，或许。

每当新房客到来，第一眼都会注意到艾弗里。那些被放大的、二十年以前的照片，从可爱的小宝贝到英俊青年，到站在起跳台上准备入水的性感男人，几乎挂满了这栋老宅的客厅墙壁。没有别人，我们甚至都看不到桃瑞丝小姐年轻时的风采。老小姐会简单地告诉新房客们照片上这人是谁，多了就不肯说。每个房客在来之前，多少都会听到一些有关桃瑞丝小姐的种种传闻：行径古怪、心地善良、脾气火爆，不能违拗她的意志，稍微有点不顺她意就会被扫地出门。她天生拥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威严，她不想多说，没人敢去主动去探究这一切。

我们只知道，艾弗里死了，死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我是唯一看过艾弗里的奖牌的房客，那是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奥运金牌、还有银牌。让我意外的是，1984年，现代化的洛杉矶，设计的奖牌图案竟非常古典：奖牌的正面为传统的胜利女神。她左手持棕榈叶，右手拿着胜利者佩戴的花冠。背景为古罗马竞技场。右方刻有“第二十三届奥运会洛杉矶1984”的西里尔文字样。它的背面，是一名奥运冠军被群众簇拥，场面欢欣鼓舞。

据说奖牌的设计者是一个意大利人，而艾弗里和桃瑞丝，也有意大利的血统，所以他们非常喜欢这些奖牌的设计。

我也喜欢。

艾弗里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游泳比赛中，一共得了两枚奖牌，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那届奥运会由于苏联和东德等国家的抵制，游泳的竞技水平打了折扣。但艾弗里的成绩相当不错，对得起那两块奖牌。比赛后不久，艾弗里就死去了。此后的每四年，奥运会召开的那天，桃瑞丝小姐总会把奖牌找出来，用汽油擦得光亮如新，摆在艾弗里的照片下面。然后静静地靠在座椅里待上一天。

开幕式的日子往往是暑假，孩子们大多不在了。如果有在的，那么就陪桃瑞丝小姐饿上整整一天。这一天，不会有老小姐的美味食品，也不会听到任何声音，整个老宅子中一片死寂。据我的一位学姐说，她曾经早上六点出去，晚上十一点回来，还看到桃瑞丝坐在那里，目光凝固，身体也凝固。

这两块奖牌自从我看过后，桃瑞丝小姐似乎就不打算一藏四年了。她允许我可以随时拿出来擦拭欣赏它们。因为我非常喜欢，我喜欢它们在手心的那种沉甸甸的感觉。那是把历史捧住了的感觉。对，还有那英俊的青年，还有

那二十多年来的不解之谜，这种神秘令我痴迷。每当这时候，桃瑞丝小姐会以一种奇怪的目光望着我，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懂她说什么，但我肯定那绝对不是祷告，虽然她念的是我听不懂的意大利文。

其实我第一次看奖牌就发现，奖牌的正面，刻着一个不显眼的英文名字：Joan。

这不是艾弗里的名字，那么她是谁呢，为什么会刻在艾弗里的奖牌上面？

其实，在我刚来到这所宅子时，桃瑞丝小姐并不欢迎我，相反地，她还充满了敌视。

在T大学周围的出租屋中，桃瑞丝经营的这所学生公寓非常有名。只要你能忍受这位老小姐的怪脾气，那么，你会享受到家的温馨。她真的会把你当自己的孩子看待，你会感觉到安全、舒适、还有被斥责时的亲密感。最主要的，是老小姐会做一手美味的意大利美食，虽然不是免费，更说不上便宜，但绝对可以令你乐不思蜀。你会搞不清楚你是在背井离乡辛辛苦苦留学呢，还是待在妈妈怀抱里享福呢。不过老小姐有一条奇怪的规律：她不招中国房客。

“为什么？”我当时颇有不满地问一个学姐，“在C国，种族歧视不是一件很严重的恶性事件吗？”

那学姐是日本人，她竟然一个劲儿地点头跟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尼科尔，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二十年了，桃瑞丝小姐确实没有招过中国人。”

本来，我也并不一定非得租桃瑞丝的房子，但这话激起了我的倔脾气。我知道海外很多中国人，不论是学生还是游客，某些行为确实相当招当地人看不待见。但我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

中国人中也有非常优秀的，于是我请学姐帮忙，先把我带过去，见见这位老小姐。“你先不要说我是中国人，就说有个日本人要来租房子。”

“不是吧，你会说日本话吗？”学姐不免有些惊慌，“万一被她看穿，我还不得给轰出来啊，不行不行。尼科尔，真的很抱歉，我做不到。”

好说歹说，日本学姐终于答应，带我去桃瑞丝家。其实，并不是她的胆子让我说大了，而是她的同情心占了上风。那年，我失去了母亲，又与父亲的关系闹得很僵，这无法承受的伤痛令我不管不顾地飞越太平洋，来到C国，进入T大学学习。

——这一待，就是整整四年，有时我想，我是不是就永远被抛弃在这个国家了？不会再回国，触及那昔日的伤痛？诚然，这都是后话了。

反正当年那日本学姐冒险答应了我。因为她也是从小亲生母亲就过世了。

“我叫尼科尔，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当我学着日本人的腔调和礼节向桃瑞丝致意时，却发现老小姐的脸在慢慢地涨红，终于涨得通红，“喂！”她大叫，是冲着日本学姐去的，“中国人！她是中国人，你怎么可以带一个中国人来！”

日本学姐当场就给吓哭了，一个劲儿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请原谅……”

我傻了眼：这个老小姐，眼光怎么可以这样毒？一眼就看穿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外形上有这么明显的区别吗？

然后，更让我傻眼的是：桃瑞丝小姐狠狠地盯着我，盯了一眼又一眼，突然，她的脚发软，身子一晃，眼看就要昏倒，日本学姐还有其他房



客，赶紧冲上去，搀住已经站立不稳的老小姐，然后大声叫着让我赶紧离开，永远不要再进来！

我还能说什么？我只有离开。人闹中我预先得想过她会咆哮，会骂人，会轰我走，就是没有想到，她会有这样剧烈的反应！

为什么，只因我是中国人？

我一刻也不想留了，我戴正帽子，快步走到门边，拉开门，冲入C国特有的湛蓝天空下。但没等我做一个深呼吸，没等我跑出大院子，就听到后面传来脚步声，“尼科尔！等一等……”是那个日本学姐，我以为她要和我说一句抱歉的，我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表示不用了。但她后面的话是：“桃瑞丝小姐说，你可以留在这里！”

我停住了脚步，但我的自尊心，却不能令我马上返回。

学姐走过来，轻轻地拉了下我的袖子。

我回去时，桃瑞丝小姐已经立在那里，迎接我的回来。她的情绪似乎平静多了，只不过双颊还有一抹红晕，那是盛怒之后的残余。“看在上帝的分上，尼科尔，我喜欢这个名字。你将是这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下不为例，我还是不会再招别的中国人进来。”

我紧咬着嘴唇，没吭声。其实，我已经很想说一声谢谢，但说不出口。

老小姐又问：“亲爱的，你的母亲还好吗？”这句话，很有些莫名其妙，她为什么要问到我的妈妈？我鼻子一酸，情绪已经再也控制不住，痛哭失声。这是我在妈妈去世后的第二次痛哭，我一个人，从大洋那边的中国，万里迢迢地来到人生地不熟的C国，四年来，我还没有哭过一声。但这次，我真的忍不住

了……“尼科尔的妈妈已经过世了……”我听到日本学姐悲伤的声音，然后，她也哭了。

“桃瑞丝，亲爱的桃瑞丝，我爱你，我会永远爱你。”我微笑看着桃瑞丝小姐，我知道我的目光充满了依恋，那是一种自然融洽的对母性的依恋。“可是我要回去，这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我已经四年没有回中国了，我都差不多忘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还有，你知道，我还有一位父亲，他还健在，他很忙，为了北京奥运会，他需要我。”

桃瑞丝小姐放好手中的铁盘，然后过来拥抱我。四年来，她是越来越胖了，而我还是那么苗条。不同的是，当年那个神色萎靡逃来C国的小姐如今容光焕发，美丽非凡。这都是老小姐的功劳。“宝贝，我真舍不得你，但你去吧，我不拦着你。”桃瑞丝的声音有些伤感，她画了个十字，“愿主与你同在。”

屋内突然响起了歌声：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Nico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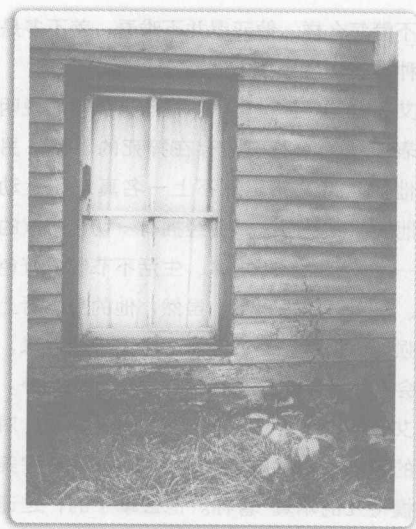
Happy birthday to you

……

“我知道，还有一个理由。”歌声中，桃瑞丝小姐轻轻地说，“艾弗里”

“艾弗里。”我望着桃瑞丝小姐的眼睛，又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艾弗里。”

“艾弗里，我可怜的弟弟，他做什么事都有足够的理由，那一次，也是。”桃瑞丝小姐缓缓地说，“可是，我不知道，那一次，他究竟听到了什么？”



贰 猝死

关于艾弗里，了解得越深入，我越觉得那谜底深不可测。

Sudden cardiac death, SCD——如果译成中文，就是“心源性猝死”，这是对运动性猝死的原因阐述。医学上一般把运动过程中或运动后二十四小时内发生的非创伤性意外死亡，叫“运动性猝死。”

官方结论：艾弗里在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游泳比赛，夺得金牌后不久，发生了意外，也就是“运动性猝死”。

这是我在T大图书馆内搜集到的资料，当年全世界都这么报道，仅此而已。

真相反而显得更扑朔迷离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艾弗里死于奥运会闭幕式结束，也就是说，大会曲终人散，离他参加的游泳比赛更是已经过了好几天，远远地超过了二十四小时。这并不符合运动性猝死的定义。或许，因为某些难言之隐，官方、媒体、还有亲属都在刻意隐瞒他的死亡真相？



不管怎么样，他死得并不难看，差不多是以一种英雄的姿态离开了这个世界。

艾弗里的尸体被解剖。在官方的事后说明中，表示他的心脏确实存在猝死的隐患。另外，他们觉得艾弗里算不上一名真正的运动员。他的职业是画家，曾经拥有一切艺术家的通病——作息时间不规律、生活不节制、好色多情、使用过软性毒品。虽然，他的身体看上去很强健，但那是最近几年锻炼出来的效果，难免会在高强度对抗的奥运比赛中发生意外。

艾弗里不仅好色，而且是个强调完美、对唯美的意识很敏感的人。他的绘画，以“完美保持模特儿的本真”著称。他最拿手的，是速写和人像小品，那几可到了与摄影媲美的地步，人物形神兼备。对模特儿的体形，他的要求几乎可以说是吹毛求疵。他不止一次和模特儿发生过激烈争吵，一气之下，他决心把自己塑造出理想的体形来。为此，他开始用大量时间参与体育活动，在运动的过程中，艾弗里突然发现自己游泳方面很有天分，决心要做就做到最好的他，索性先扔下画板，请了职业游泳教练，专门练起了游泳。果然，他的成绩迅速提高，在C国进入了前几名，直到取得奥运参赛资格。

从画家到奥运冠军，这的确是一个奇迹。

但对艾弗里的死来说，这个奇迹说明不了什么。

他死前那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才是关键所在。而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几乎不成线索。我无法向桃瑞丝小姐求证，最后那几天，她是否知道弟弟的行踪。“他在奥运村里。我在家，我们不在一起。”老小姐简洁地

说。“是一直不在，还是中间有过接触？”我索性干脆问到底。桃瑞丝沉默了，“这有什么关系吗？”她难得的没有愤怒，而是静静地看着我。“亲爱的，你认为是我的原因，导致了他的死亡吗？”我摇了摇头，“我没有这么想，我只是不知道。你这么想过吗？”

“那我就说实话吧。”她低下头。“我去了洛杉矶，我看到他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观看了他的比赛，但我们没有接触。他不知道我来了。”

“他不知道？你没有告诉他？为什么，是怕他分心吗？”

“不是，其实，自从他随C国代表团去了洛杉矶后，就没有给我来过一个电话。不对，来过一个，是在开幕式前，从奥运村打来的。”

“他说了什么？”

“很平常，激动、憧憬、问候，仅此而已吧。”桃瑞丝小姐抬起脸来，审视着我的眼睛。“而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一个电话。那个时代还没有手机，我只能等在家里，等他的电话，我无法打到奥运村中，我不能打扰他。后来我知道等不到了。于是，我就去了洛杉矶，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虽然，我知道那几乎是一种奢望。”

“尼科尔，你是不是在想，艾弗里是一个很薄情的人？他只有我一个亲人，却在我最思念他的时候。连个电话也不来。不，不是的，他不是那样的人。那一定是出了点意外。这个意外，只能用两个字来解释——反常。有什么东西让他反常了。”

“你当时了解是什么东西吗？那东西又在哪儿？”

桃瑞丝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却以一

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那个东西，也许就在看台上。”

“看台上？”我一头雾水。

“那场比赛他得了金牌，他欢呼雀跃。你知道吗？一个刚得到冠军的人，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所爱的人。我看到他了，他急不可耐地向着看台张开双臂。”

“他看到你了？”

“没有，虽然我也张开双臂，我在大声叫着他的名字，可是，他看到的不是我。他的目光，朝着另一个方向。可是奇怪的是，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人站出来，张开双臂，向他欢呼，说我爱你……但那一团沸腾的人群中一定有什么，我知道的。”

“如果有，那一定是能最后和他在一起的人。”我说。

我想把这个人找出来，对我来说，强烈的好奇心实在是一种折磨。我调查的范围开始扩大。从C国国家图书馆，一直到艾弗里曾经开过画展的画廊。我尽一切可能，接触曾和艾弗里有过来往的人。他们对我这个中国女孩调查这个问题感到相当吃惊。“艾弗里？我知道，那可是个天才……”每个人都会说这句话，然后每个人都会没了下文，他们似乎对天才的死讳莫如深。我见到了保存在艺术博物馆的几幅艾弗里原作。还有他在死后出版的画册。不可思议的是，这本画册除了英文本、法文本、意大利文本和日文本之外，居然还有中文本。这是艾弗里，或者说是桃瑞丝唯一和中国联系起来的地方。

怎么可能？艾弗里的影响力，绝对达不到

世界著名的地步。当时很少介绍西方艺术作品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版他的画册？

我记下了译者的名字——罗兰。男？女？我还不知道，这名字我无法判断。

英文版的序言是原版序言，作者不明，其实我感觉那名字只是个代号，也许，这序言是桃瑞丝所写？除了对艾弗里艺术成就的泛泛而谈，它也提到了艾弗里的死。而且，它用很明显的语言暗示，画册中的一幅古怪的画，可能和艾弗里的死有关。

这幅画并没有名字，它只是一幅速写。典型的艾弗里风格——自然，生动，逼真。

画面上是两个人并排坐在那里，看得出来是在奥运村中的露天酒吧所画，因为两个人都穿着运动服。其中一个表情含蓄的女孩是中国人……或者是日本人？但艾弗里所绘出来的逼真气质，告诉我这不会是日本人。这是我第二次发现艾弗里与中国有关的内容。

而且，这女孩的样子，似曾相识。

这幅画之所以古怪，是因为旁边那个男人。他的头部竟然给挖去了。如果挖去了也就罢了。偏偏又给补上了一块纸，在那张纸上重新画了一个人头——那个人头我认得，就是艾弗里本人。于是那幅画，就成了艾弗里与那个女孩在一起了。

不过，很不协调，艾弗里的头像，似乎是从别的地方移过来贴在窟窿的后边的。

序言中暗示说，这可能是最后和艾弗里在一起的人。

女孩的画像四周没有任何名字，艾弗里的下方，却用潦草的英文标着：Martin(马丁)。他怎么会叫马丁？他绝对没有这个别名的，那



么，这幅画像原来画的就是一个叫马丁的男人。但为什么又把他的头像挖掉了呢？难道，艾弗里的死，真的和这个叫马丁的男人有关？

我问曾办过艾弗里画展的画廊老板：“你认识马丁吗？如果不介意的话，告诉我我可以在哪里找到他？”

那老头耸了耸肩，“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个美国人。”

线索就这样断了。不过老头又告诉我：“我知道你看过了那幅画，那是艾弗里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最奇怪的作品。但你一定没有看过那幅画的原作，它在它应该在的地方。”

老头说：“桃瑞丝太太是个很好的人，愿主保佑她。”

我其实没有特别在意老头的暗示。我被那个中国女孩给迷住了。她是谁？为什么会出现艾弗里的画上？如果真的是她，那么我要继续调查下去，就必须回到中国。

在我启程的前一夜，桃瑞丝小姐与我彻夜长谈。她拿出艾弗里那幅画的原作。“有人特意给我打了电话，我知道，你已经看过这幅作品了。”她的眼神有些哀伤，还有几许期待，“现在，我要把它送给你。”我吓了一跳，几乎要跳起来，“这怎么可以？它是你弟弟的遗物，你要一直留在身边的。”

老小姐摇了摇头，“我已经不需要它了，宝贝，但你需要，相信我。”

“你在哪里得到它的？”

“在艾弗里的口袋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搜他的口袋，没有来得及拿走这一张。”

“你是说，有些东西被他们拿走了？他们是谁？”

她默默地看我半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我不是很清楚，但你可能会比我更清楚。主会让你看到真相。”

“写在这里的名字，马丁，你了解他吗？”

“我见过他，他是一个美国人，艾弗里的好友，也是游泳运动员。不过，我已经没有他的联络方式了，也许我还能找到他，但要点时间。不过，相信我，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与这件事无关。”

善良？我心里暗想，再善良的人，如果去和另一个人争抢自己所爱的女人，也会给对方带来巨大的伤害吧？那个被挖去又被换成艾弗里的头像，不正说明了这一切吗？

“那么Joan呢？”我突然想起另一个名字。

桃瑞丝怔了一下，“我差点忘了。”她起身，去把奖牌拿来，然后把金牌递到我手中。我吃惊得浑身发抖，“桃瑞丝小姐！你要把这个也送给我？这个绝对不可以，我不能要！”

“没说要送给你，我只想让你把它带去中国——我还要收回来的。”

我怔住。

“现在你可以休息了，宝贝。明天我开车带你去机场。”

走到门口，她突然又转过身来问我：“回国后，你知道要去找谁吗？”

我摇了摇头。虽然我有目标去哪里找，但一切还只是猜想，我不能和桃瑞丝小姐说什么。

“我建议你去找一个叫黄英的人。”

“黄英？先生还是女士？”

“先生。我想你已经知道他了，他翻译了

艾弗里那本画册，对了，他的笔名叫罗兰。你一直在调查谁最后和艾弗里在一起，那么，就是他了。”

“他是个医生，不过，很遗憾的，我听说他已经过世了。”

“还有，有些事我不想瞒着你了，孩子，上帝教我们以诚待人。”

“艾弗里不是猝死，他是自杀，非常抱歉。”

我怔住。

然后我说：“桃瑞丝小姐，明天送我去机场时，可不可以绕一下，带我去一趟松山墓园？我想再看看你的弟弟。”



叁

速写之谜

开门的女人让我一愣：怎么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呢？——她约莫四十来岁，衣着和肤色都显示了她的教养和优裕生活。她简直就是我认识的她的翻版，但这根本就没有可能——我说的不是艾弗里画像上那个女孩。只是她们都有点像那个女孩，这么巧？

那么，她会不会就是那个女孩呢？

我匆匆一低头，“打扰了阿姨。”

“请问你找谁？”她疑惑地看着我。

“请问这里是黄英大夫的家吗？”

“是的，不过很遗憾地告诉你，黄大夫已经过身了，你是病人吗？如果去年之前来就好了。”

“不是，我是从C国来，我是T大学的学生，我想向阿姨请教一些问题，可以吗？”我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掏出那本画册，“这本书的译者——罗兰，就是黄英大夫吧？”

夫人接过画册，翻了几下，“嗯，是的，这是他译的书。”

“那么阿姨一定认识艾弗里喽？”我有几分兴奋地说。

夫人皱起眉头，“艾弗里？嗯，我知道这个人……你还是进来说吧，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倪可欣。”

“倪可欣？你是不是倪震的女儿？”阿姨惊讶地看着我。

“你认识我爸爸？”我一愣。

“认识，你爸爸，还有我们家黄英，他们曾经在一起的。不过，后来好像不怎么来往了。我没有见过你，就知道你爸爸有个女儿，后来出国留学了，没想到你回来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阿姨，这样说话就更方便了。”

“黄大夫以前去过洛杉矶吗？”

“去过的，84年奥运会，就是中国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他那时是随队医生。”

“看阿姨身材这么好，一定是当过运动员的。那么，阿姨也参加了那届奥运会吧？”

“这怎么可能？我是当过运动员不假，可是我那时才十几岁，正在美国读书，哪儿会练到可以参加奥运会的水平？可欣你的嘴巴真甜。这么会恭维人。”阿姨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阿姨那时就出国留学了？挺早的啊！”

“不是的，我是在美国长大的。”

在美国长大的？如果她就是画中那个女孩，又是在美国长大的，那么与艾弗里肯定没有沟通障碍，一见钟情。艾弗里一生多情，不幸的是，这个女孩早已名花有主，他的情人就是黄英大夫。于是，艾弗里无法承受失恋的痛苦，自杀身亡。

我这么想着，但夫人下面的一番话马上就对我的推论否决了。

“你是以为我见过艾弗里吧？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黄英大夫也是华侨，不过，我们并不是在美国认识的。我们是在中国相识，相知，直到成为连理的。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可能是上天太嫉妒我们了，让老黄早早地走了。”

“那，你怎么知道艾弗里，黄大夫同你讲过吗？”

“你是看过那张画吧，就是这本画册里的……其实，这样的画不止一张，还有好多的。”

“还有好多？”我紧张起来，“那么，在哪里呢？”

“你等一下。”夫人站起身，不一会儿抱来一个大纸箱子。“可欣，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处置这些画的权力。老黄不让我说的。我真的不

知道该把这些画怎么办，我也不会长住中国了。”

“其实有一个人很合适保留这些画的。”

“谁？你吗？”她看了我一眼，“可欣，我不这么认为。”

“我没说是我，是桃瑞丝小姐。”

“桃瑞丝？……啊，我知道了，艾弗里的姐姐，她也在C国，离T大学不远？你是从她那里来对吧？”

我点了点头，不再说话，飞快地翻阅着纸箱中的图画。这些画纸，应该是从速写本上扯掉的，所以大小不一，边缘也不规则。小的，都是那个女孩的头像，笑的，羞涩的，沉思的，兴奋的，茫然的。看来，艾弗里在那个时候，确实在经历一场恋爱，他爱的，就是这个女孩。“她是不是叫Joan？”我问夫人。她愣了一下，作出苦笑的表情。“我不知道她叫什么，老黄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不过你注意了吗？她长得是不是和我有几分相像。我一直怀疑，老黄是不是也在暗恋那个女孩，所以才娶了我。”

“不过没有关系，他是很爱我的。”夫人笑了。

大点的，完整的速写纸，只有两张，这两张画上的内容，令我极为震惊。而且，这两张画上，都没有那个女孩出现。其中一张画上，是三个男人，两个东方人和一个西方人。那个西方人我从未见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从他的打扮和风度上看，他就是美国人马丁。两个东方人都是中国人，其中一个我当然认识，我震惊的就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艾弗里的画中。还有一个人，夫人指点着说：“这就是当



年的黄英，帅吧？”

的里“帅。”我应着，却心乱如麻。另

外一张画就不只是令人吃惊了，还有些恐

怖。这幅画上也是三个男人。其中一个

是艾弗里自己。另两个是黄英他们，奇

怪的是，这两幅画很不似艾弗里的本真

风格，而采用了漫画的方式！两个中国

人略有些夸张的张大嘴，从他们的嘴

里，吐出来的是火，还有剑！这些火与

剑，都扑在了艾弗里的身上。

个画面上，艾弗里的心，碎裂了。

这幅画上标明的日期，如果我没有

记错，就是艾弗里自杀的前一天。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一定要我理解，就是黄英他们用语言杀了艾弗里。

什么样的语言，才能逼得艾弗里自杀？

夫人说：“我问过老黄，你们说了什么了？会让一个C国人伤心成这样？老黄说，就一句话，一句话就够了啊！”

夫人说：“画册里这幅画，就是挖掉脑袋又补上这个，我没有，它是不

是在桃瑞丝那里？”

我拿出了那幅画。

“这块还真的是挖掉又补上的，这个艾弗里，天才的艾弗里，他真的疯

了。可欣，你知道挖掉的这个人脸是谁吗？哦，下边有名字，马丁，但他

不是马丁……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夫人惊讶地睁大眼。

“这块还真的是挖掉又补上的，这个艾弗里，天才的艾弗里，他真的疯

了。可欣，你知道挖掉的这个人脸是谁吗？哦，下边有名字，马丁，但他

不是马丁……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夫人惊讶地睁大眼。

“这块还真的是挖掉又补上的，这个艾弗里，天才的艾弗里，他真的疯

了。可欣，你知道挖掉的这个人脸是谁吗？哦，下边有名字，马丁，但他

不是马丁……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夫人惊讶地睁大眼。

“这块还真的是挖掉又补上的，这个艾弗里，天才的艾弗里，他真的疯

了。可欣，你知道挖掉的这个人脸是谁吗？哦，下边有名字，马丁，但他

不是马丁……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夫人惊讶地睁大眼。

“这块还真的是挖掉又补上的，这个艾弗里，天才的艾弗里，他真的疯